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十二

後趙錄二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三臺鄴潰北中
郎將劉演奔廩丘劉琨遂以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將
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
為魏郡太守撫之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龍驤

將軍乞活李憚於上白憚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
而識之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丸薄盛
為青州刺史使秦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
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諱猗盧時晉封
為代公大單于

共討疾陸眷穆帝遣子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
五月勒使孔長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
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
勒所取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

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
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
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
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
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
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為敏有佐時良幹將
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彭為魏郡太守

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爾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

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
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為參軍
勒以虎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桃豹鎮鄴三臺虎篡
奪之萌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浚以其父字處
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
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
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
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顧貪橫尤甚北州童

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又幽州童謠

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

卑烏丸以為強既而皆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

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皆曰宜如羊祜與

陸抗故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

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

在為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
軍之威權譎遣使無誠欺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
雖竒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
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
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偽卑辭推奉浚為天
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馭海內饑亂流離
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
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

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
討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
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勒微心亦
當慈眄如子也又遣尚書棗嵩書而厚賂之後以疾陸
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之附已甚喜謂子春等曰
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
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
聖旨仰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振八

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飲
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
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
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
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怪乎
且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為帝王者也
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王自有
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許爾

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
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勒斬其
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不復
設備

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至襄國
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
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
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

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箋於棗

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

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穀百萬

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

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

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

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為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

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

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勒形勢
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日益驕怠不復設

備二月勒募

一作募

兵戒期將襲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

丸為其後患猶豫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
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
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
為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
眾畔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也况三方

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

一云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

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為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

自陳罪過深重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大悅乃移

檄州郡稱已與代公

也 猗盧

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

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

子 猗盧

南襲平陽除僭偽

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

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

易水浚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

之浚不聽使勒直前將佐咸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計

請出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

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壬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援救乃欲自尊為天

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
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
斛而不振給遂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
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
焚燒宮殿停薊二日孫緯率衆遮擊勒僅而得免分遣
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車服數朱碩棗
嵩田矯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
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署晉尚

書燕國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
撫之劉翰不欲從勒乃奔段匹磾勒還襄國斬浚于市
浚不為之屈大罵而死遣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
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勲遣使人柳純持節
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
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鈿黃鉞前後鼓
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
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

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雄攻北
中郎將劉演於廩丘為演所敗演將軍韓宏潘良襲頓
丘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宏等殺潘良于
廩丘冬十月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
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於潞
城勒以幽冀漸平始命州郡閱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
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遂明攻寧黑於荏平
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太守韓
宏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
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
集上署勒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
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遂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
劭拒之旦敗劭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綏節將軍邵續於樂陵
續盡眾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

為都護既而後所假署渤海太守東萊劉允棄郡依續

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

自污乎夫曰單乞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

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銳之衆居全盛之勢如何墜

將成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

非不強也高祖縹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

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類屯結

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危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

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允曰琅邪王以聖德
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莫
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勵軍人之志夫機
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會段匹磾在薊
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
其如又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
殺異議者數人遣劉允還江東舉兵叛勒勒聞之大怒
殺又遣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磾遣弟文鴛救之文

卷之二十一
二
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
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
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人散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
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
間渤海諸郡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
歸之勒以揚武將軍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
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撫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
于昌亭為之聲援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

餘戶于襄國使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
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
千餘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勒率眾攻之演
出拒戰勒退支雄遂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
而死徙其眾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丘演求救于
邵續續使文鴛救演虎退止廬闕津以避之文鴛弗能
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
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於空營虎迴

擊敗之廩丘陷沒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子胥闐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據請救於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

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
化感義然後用武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
澹率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聞澹至
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
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
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
擒之何強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
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

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
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
山上前分二伏出輕騎與澹戰偽為不勝收眾而北澹
縱兵追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澹軍大敗獲
鎧馬萬計澹帥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琨并土
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宏以并州降勒劉琨進退失
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率眾從飛狐奔
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

追姬澹于桑乾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兼長史張
敷獻捷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渤海河間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以右司
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司冀并兗州
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
巖馮睹久而不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馮睹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
選良牧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揚威

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兼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左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赴水而死馮楮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譙城晉

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未至虎已為逖所敗
已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
魂縱逸復遣凶黨石虎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鳩毒
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
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
三千戶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之秋七月大旱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

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唯不食三豆及麻并糞青雍等
四州尤甚勒又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
壽津寇陷梁國內史荀闔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
討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其兄遼西公疾
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
固安以會衆軍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
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
兄而從子弟耻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

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將趙固
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宗勒請師
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九月勒殺京兆太守華輯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
劉遐棄郡走遐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
遂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
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妻驍果

有父風遐為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于萬眾之中
其後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
仗多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截附
真自立為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如雷段末杯殺

截附真

紀事本末
作涉復辰

立忽跋隣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

末杯末杯率眾迎擊匹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
尉劉琨子羣為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

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
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
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爾琨
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兒
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
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
磾所信任謂匹磾曰吾胡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
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者

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左長史楊橋等連謀密作攻具欲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言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歎歎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

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越平南將軍曹窺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勒勒授窺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尋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

公如故增封十郡勒辭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粲嗣位治

兵于上林將謀討勒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
敬率騎五千為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進據襄
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
復僭偽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
十三郡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
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曠於

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績俄而平陽大

戶周置等帥雜戶五

六一作六

千降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

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

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

乃囚泰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

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

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

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

勒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秦入平陽與

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

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因遣卜泰及卜元奉傳國六

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

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

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内史周撫殺沛

國內史周默帥眾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

靳明屢敗遣使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

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率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
修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祭已下百餘尸葬之置戍
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
地盡為勒有勒於離石縣荒廢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

鄉郡

十六國春秋卷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後趙錄三

石勒下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為

王后世子為王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
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
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
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追汜等還斬修
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
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
趙王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一作於人臣
之道過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

稱朕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
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今主修好
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
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叅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
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濟岱叛
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平北將軍祖逖

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績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伏肅攻之徙川部衆五千戶于廣宗留豹守川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欲

移保上谷魏平文帝

代王諱
滂律

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

奔樂陵依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

勒許之秋九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勒將桃

豹超敗没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左長史張敬右

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

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

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

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
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
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
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
一月勒文武將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
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
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伴睿后伏惟
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

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
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
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
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丘平原清河
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
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
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

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即趙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二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

從事中郎裴憲叅軍傅暢杜嘏竝領經學祭酒理曹叅
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濟為史學祭
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竝領門臣祭酒專明
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
胡人出內重其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
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
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
冠僚首署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

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
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
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滿江
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叅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群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
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苦其
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所先若身見存爵封
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

亾申孤之心也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為兄弟平文帝

諱勞

律

斬其使以絕之是年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先是太康中有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過輒咬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

一作報

嫂及在

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君之惠也續曰賴公

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杯大破
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
乘虛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辛未虎
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
使降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雪國耻以報所受不
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尚書
吏部郎劉允聞虎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皆沒
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制則孤義士之心阻

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帝將遣兵救之聞續陷沒而止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汝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

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擔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
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
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羗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
之所招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靈夏凡在
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
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鑿鼓之
刑囚之恒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
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

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剋敵獲俊必
生致之無得擅殺冀獲如續之流續既為勒所執身灌
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
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慨以勵羣
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竝據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各遣千
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叛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
五千赴之矩默軍皆退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

又帥步騎五百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為滎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在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還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帥衆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巨松摧拔浮于

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六月孔萇攻陷匹
彈十餘營萇恃勝而不設備文鴛夜擊之大敗而歸秋
七月祖逖將韓潛與勒將挑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
臺潛居東臺豹由西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人擔米
偽為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而走豹兵久饑
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無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
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

于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戍漸覺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民望也倘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成臯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報其邊

寇遯聞之甚悅勒因與遯書求通使及互市遯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遯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遯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遯深德之遣叅軍王愉使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遯者遯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兗豫之間稍得休息八月常山崩陷千餘家勒始制軒轅之樂八佾之舞作金

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
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宵詣勒乞
降送妻子為質納之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
虎進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
丘而還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
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
嚴諱胡尤峻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
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

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將使下之無
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于宮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為
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翥見問惶遽誤對忘諱對
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即已呵禁而不可與語所謂胡
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
而不罪十一月中山公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
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後
更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

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
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
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趙王三年春正月勅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
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
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
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
自陳勅下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

子可為慶過姬祥美比曩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
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三月
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
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召弟文鴛還厭次虎先縱騎
抄掠城左右文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
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
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
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與我俱

是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
何為復戰請釋杖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
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
戰掣折執刀力戰不已自辰至申勒兵四面解馬羅披
自鄆前捉鴛鴛力竭聽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
殫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
欲執臺使王英送于虎匹殫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
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

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既而勢窮洎及兄子緝竺等輿觀出降匹磾朝服持節賓從出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喪國因以至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鴛為左中郎將衛麟為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

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

勒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著晉冠持晉節久之與文

鴛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為盟主事露被殺文鴛邵續亦

遇鴛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

斬于殿中尋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

以為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

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中有

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緡市錢限中緡足一千二百下緡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緡四千下緡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以武鄉比之豐沛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

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虎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弼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死立子弘為世子署為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擊徐龕龕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夏四月晉鎮北將軍劉隗降勒拜鎮南將軍封為列侯是時祖逖已死其弟約

代兄領豫州鎮譙以術士戴洋為中典軍庚辰禹中時
忽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虎攻陷
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
自上擗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晉兗州刺史郝鑿為虎
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邳一作合肥八月琅邪內史一作太守孫
默以郡叛降于勒冬十月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
至譙城東戴洋言於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

追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竟不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還約將魯延請追之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兄子智與延追之勒將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掩擊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

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
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
家勒以為然至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
間已遂弗敢請十二月漢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
以程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
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鄴西執將軍衛榮
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將軍
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闞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

騷然震動是年魏平文帝崩烈帝立

諱賀
傳

未親政事太

后臨朝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

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

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於石井崗掘得死龍長

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既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

而上須臾天遂晦暝雨乃大降因名龍崗秋八月勒遣

中山公虎統中外步卒

一作
騎

四萬擊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曹窺窺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
虎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
虎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
濟師于廣固窺遂出降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窺衆
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
爾乃坑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青州
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騎攻揚武將軍
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輒設伏以破生騎虜掠無所得

生怒乃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
退軍壩坂誦率勁勇五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
敗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叅軍樊坦
清貧擢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
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遁走東莞太守
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
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

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
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己意論古帝王善惡朝
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
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
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將
兵都尉石瞻于下邳因寇兗州兗州刺史劉遐懼自下
邳退保泗口石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陷
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

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與戰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潁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別將石良帥精騎五千掩襲矩營矩

逆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遣元作書以遺矩曰

去年東平曹嶷西賓

倚盧直諱

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復遺誦

塵尾馬鞭以示慤慤因與誦書曰賓禮貴弟相同斷金
往物為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
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據洛陽豫州刺史祖約
退保壽春

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亟馳騁將狩於近郊

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

一作林

變起倉卒帝

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湏白此輩也馳逐自若是日逐獸草間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于此吾之不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為燕所敗棄軍走三月北羗王盆句除附于劉曜

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
羊百餘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
勒將兵都尉石瞻

一作石良

寇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

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
內史王眷據并州叛降劉曜五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
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
使附於趙劉曜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
生克孟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城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績身
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過絕內外岳衆饑
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
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
特阪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羗三
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
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士有陰欲歸勒

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
衆二千降勅於是盡有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
郡縣皆來降附勅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晷影
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趙王八年春三月勅夜微行檢察營衛齋繪帛金銀以
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且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

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郡叛降退記室叅軍徐光為牙
門尋并其妻子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
鄴宮又欲以世子弘為鎮密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
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
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自以勲效之重
仗鄴為基雅無去意乃修構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
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室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
一月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進

寇遂遁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於江寧
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十二月晉濟岷
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
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
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瞻一作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
發掘不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
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叅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

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侵魏煬帝

諱統
卯

禦之於句注陁北魏兵敗績徙都大寧以避之是歲勒

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荏平

勒別傳
作荏平

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

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何祥外檢舊典
程遐等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
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

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夫兔陰精之獸立為水
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
望也於是以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
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
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
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
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

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氐羗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擊之八月戰于高侯虎敗石瞻死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那

一作朝歌

曜濟

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

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

欲我行卿以為何如光曰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懸軍三時亾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畧驚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

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
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大軍若出必擒劉曜
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
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
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時
石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
不覺勒軍卒至天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騎四萬
直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澌風猛軍至而冰泮清和

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己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

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百疋赤剡金銀步弓韃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軍趙允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歷陽約舉兵逆戰敗以左右百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衆降于蘇峻勒使

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數
耶而卿敢有覷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邵恭執麾不降
常侍眭洪執乂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
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邦勒遣中山公
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
勒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
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

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謹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胤兵于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

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剋
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遂置永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
氏帥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
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
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翳遣弟昭成帝諱什如襄
國從者五千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竝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

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
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
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
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
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
堪封彭城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
武衛將軍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

教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
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
憲皆為尚書共叅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
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
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侍中任播等
叅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
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
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有令僕尚書

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斬丁公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怒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從之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

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
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
夏五月勅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
都尉許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群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
宜即尊號九月勅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
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
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
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

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
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
不限員數其年造刀一口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長
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荊州監軍郭敬與南蠻
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
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
該弟遐等率其部衆自石城降敬敬遂毀襄陽徙其百
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署敬為荊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王羌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官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
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河東王生進據隴城王羌
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
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
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
一作訓 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懼譴門下皆各列奏之
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猪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
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肅慎致其楛矢

宇文屋孤竝獻名馬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
款入貢稱臣高昌于寘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荆
州牧陶侃遣蕙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
州送白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竝臻遐方慕義赦三歲一作四歲刑已下均
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州計吏皆拜郎
中賜絹十足綿十斤

建平二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乙未司

徒却鑿擊却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
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
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
朔日有食之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
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
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植嘉樹準獄瀆已下為差
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
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

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
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
宮何由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
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
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
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
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匹夫家資滿百匹尚欲市別宅
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勅停作

以伸吾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
公卿百寮咸荐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
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仍令舉人得
遞相荐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
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
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
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
營鄴宮勒親投規模時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巴蠻來

降勅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遐為開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勅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勅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

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
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
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

一作他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豈所擬乎群臣皆頓首
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將趙盾司徒中郎匡術攻剋馬
頭塢彭城王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
及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師復
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斷寒食忽

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洿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一變所以敬天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去年不禁寒食且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

怨憾而不怒干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

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

之臣王者不應為祀

一作忌字

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

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

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

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駁曰

按春秋歲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為爾且子推賢者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為冰室懼所蔽之冰不在固陰互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繇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叅決一作綜可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侔于主

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秋七月勒

荊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叅
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
師救樊宣追戰於湓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大半盡收
所掠而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
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侃因留宣戍之勒如
鄴臨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
起第勿以卑小怏怏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

下何所謝也勒為虎名故改稱白虎幡為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帛修好於晉晉下詔焚之
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嘆曰鈴音
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
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
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群臣
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
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

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勸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
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湏秋論還
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淳觚白羗婦產一卵大如孟剖之
有虫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
蛇與鼠鬪于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鷄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有天神降聞誦書
聲一作諷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者竝皆訛廢隕
詠經音

石于肥鄉縣令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谷闕中得玄壘

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之中山王虎以為鏐瑞秋七月
勒如灃水宮因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
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
皆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
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
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
也有召者當按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即
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

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
刺史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不相見
熒惑入昴星墮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
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
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
尺餘青色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勒疾轉篤遺令
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
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時服載以常

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忍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遂以是日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勒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己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分野至是勒死熒惑遂

退

卷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後四行時晉封為代公大單
于刊本大訛夫今改

第八頁後六行朱碩棗高田矯等據前文碩當作

顧

第十三頁前二行然後用武刊本武訛文今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軟血載書刊本軟訛軟今改

卷十三第三頁後七行績伴睿后刊本后訛古據

晉書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雜緣四十四匹刊本緣訛採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騰錄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至
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

後趙錄四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潘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

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立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畧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竝

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

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

幼宜任弼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

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

舅之權爾吾亦當叅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

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

之義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

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徵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

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
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
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
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為家禍當為安國寧
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
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

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
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為受命之主每一思之
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
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
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
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立德李
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所向輒克天下皆言

其英武亞于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荆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將兵入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讓，虎

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
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
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
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偽固讓久
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
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
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
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

代王苞樂平王從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
補左右丞相間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
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勒宮人
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將
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
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
后詔討虎事洩虎及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逼
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鎮關中

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則而斬之進攻長安以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衆二萬為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澗池枕屍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

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據長
安拒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
斬蔣英等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
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
蒲洪洪率戶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
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
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
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

大都督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灑頭虎還襄國大赦諷
宏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以生
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二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為鎮

一作征

西將軍

秦

一作雍

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起兵

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
郭敷及子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華
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

并二州諸郡南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羗招誘北羗四角王簿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等乘勝追擊懸車深入為羗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自齊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

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于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
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

一作君
萬國

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

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
不堪纂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皇帝者
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遂以晉咸康
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

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
賀虎累馳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
英雄柰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
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
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後趙錄五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劄邪父曰寇覓寇覓有
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勒弟也
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於路曰此兒貌竒有壯骨貴
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

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

能左右射尤善彈數彈人為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

曰此兒兇暴無度

一作頓

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

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汎駕然後能

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

一云快牛為犢于小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

却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趨

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

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眾

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為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齊者因獵戲輒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以勲高一時謂

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
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以吾
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
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
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一作兒每一憶此令人
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
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

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

所敢稱

一作聞

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
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左僕射魏瓘馮莫張崇曹
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
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遠為太子虎以讖文天
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
廕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

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為洛州又改陳留郡為建昌郡屬

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時徐州從事

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

擊一作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耽營繕使太子遠省

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

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

癸卯虎率眾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匹至歷陽

歷陽太守袁耽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

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
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
歷陽平西將軍趙允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
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
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
宣為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
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渡沔寇
中廬圍桓宣于襄陽輔國左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

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饑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為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為征虜將軍戍郟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

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
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
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各
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
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
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
雨及入鄴宮澍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
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

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句大猶保險未服
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
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
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
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賚百姓穀帛
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
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

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
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為首格自
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
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舉
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
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
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為親通趙王皆封列
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

以久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

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

所生賴或掘野鼠捕蟄鷲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

山澤採橡一作標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侵人無

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

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奪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

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

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

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殿遂免穀城令以不奏
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

東西大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
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
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
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為位謂
之九華

沈約詩曰徘徊九
華宮即此宮也

北建逍遙樓東北建披雲樓

城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

帶內有瑜石床以玳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
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又造東
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
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
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
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
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
疊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窓戶宇朱柱白

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茗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
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
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巧工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

丈石絳之

一作甃
以文石

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

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金鐙銀楹珠
簾玉璧窮極伎巧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
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
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樓下開馬

埽射場週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于埽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琢衆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氏于樓上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喫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中又造梁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

為臺基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
宿將雲騰黑稍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
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
星羅虎登臺射髀箭一發

五字水經作
放鳴鏑之矢

五千騎一時奔

走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有班賚虎又
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
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稍從事故以黑稍為號又
以介羽漆砂即名鬪雞臺以鬪雞為戲其北有臨漳宮

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桂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箇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

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
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
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
焉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
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皆
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
龍黼黻華虫粉米改車服着遠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
袍獵着金縷合歡袴改虎頭鞞囊為龍頭鞞囊又改直

盪冠為龍騰冠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
龍罇作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玉十斛又
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裏服天曉行禮公執圭卿執羔大
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月八日九龍銜
水浴太子之象大武殿前溝水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
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
出後脚下入諸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
室三間徘徊側宇櫺櫺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繁麗室中

臨池上有石床別為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瓊玞
為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為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于
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為
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
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引浴室中名曰燧龍溫池又用
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媼服宴戲彌于
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于宫外水流之所名溫
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

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團作車蓋形

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

如椽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

十斛于二樹之間冬月施蜀一作熟錦流蘇斗帳又用明

光錦以白縑為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

香爐藝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

十二章相采色耀爛又作沉一作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

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統囊裹受三升以沉香注帳之四

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沉
蘇或用黃縑博山文錦或用紫縑及大小明光錦大約
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袂帳夏用單紗羅或綦文
單羅或縠文羅為單帳織錦羅在中尚方三署皆數百
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
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葡萄文錦班文錦鳳凰
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罰有豹頭文罰鹿子
蜀花蜀或青縑或白縑或黃縑或綠縑或紫縑或蜀縑

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

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圖畫列仙奇異
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
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
故名莫難也虎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
枝扇其上或作綠沉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
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人義士
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

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文駕有金銀輦雲母輦
數百乘皇后出乘嵩輅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卧輦
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梁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
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醜彫飾竝同其參帶之間
茱萸畫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員轉也御床
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宮別妾房中有
小形玉床又有轉開床以射鳥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
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

五彩席所以祭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為五彩色又有
三人臺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
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有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
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
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
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
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一部十
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着紫

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樂高絙
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撞至上鳥
飛左回右轉又以撞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撞
其車上長二尺撞頭安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
高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
在頭或在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
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
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

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又宮妓

數千人盡着皂幘頭着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

置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

以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日皆着紫綸巾織熟錦袴腰中

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脚着五彩織成鞞

隨時遊于戲馬臺

一作觀

虎與皇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

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旣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
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

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
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
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
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
中端門外及閭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為之高皆
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翳出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
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

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閭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為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祖芻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

十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
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詣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
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
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虎以為應符之兆
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
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
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
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

愆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
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
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既總百揆淫虐無道
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仇虎又荒
耽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
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請責笞捶月
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為逆乃稱疾不視事
詳具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書往察
遠傳

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顏等誅

之幽邃于東宮廢為庶人其夜殺邃并其妃張氏及男

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

廢邃母鄭氏為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為天王皇太子

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

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寧其

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為代王城盛樂而居

之以其弟昭成帝

什翼
提

為質於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竝率眾來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

部大人那樓竒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
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
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
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
保於平崗遣子乞特真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
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
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救那所逐既平
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

宮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為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

武原內史

一作今史

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

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旣遣

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

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惟游擊將軍石

一作舟

閔一軍獨

全于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

固而毀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

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編于丞郎以劉

羣

一作臺

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

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
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諸子竝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
納待之愈厚虎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
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
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
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宣
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六月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
朕之不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耶司
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吾之責
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鑿輅九旒虎
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成長安二歸告鎮西
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
冬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
軍麻秋率衆三萬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

慎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真偽雜揉多徃愆過乃下書問中書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

又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
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
書著作郎王度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
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
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
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
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

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
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
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以澄故
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
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行兼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
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
為道士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勵是年魏烈帝疾病命

諸大人迎昭成立之既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
昭成在遠來未可比至之間恐生變亂宜立長君以
鎮衆望而烈帝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寬和仁
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
可越次而居大業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留為質虎
義而俱遣之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